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傳義附録卷九下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周易下經傳義附録卷九下

宋 董楷 撰

兊下巽上

傳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能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

感而動也内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一有而字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朱氏附録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内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内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本義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虚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説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虚

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正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

傳二柔在内中虚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

説而巽孚乃化邦也

傳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説爲上至誠以順

巽於下下有孚以説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
邦國也若人不説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朱氏附録柔在内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
中虚就二體看則中實它都見得有孚信之意
故唤作中孚伊川此二句説得好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傳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傳以中孚一作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虚舟也舟虚一有中字則无沈覆之患一无之患二字卦虚中爲

虚舟之象

本義以卦象言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本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傳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朱氏附録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它它便相順有相孚之象○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它何○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是

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
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恁地解但是不甚親
切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
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
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
它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

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爲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

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它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傳當信之始志一无志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

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胡臥反

象同靡亡池反

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

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

朱氏附録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

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傳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罷如字又音皮

傳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一作心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

或悲泣或歌樂歎息愛樂皆係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

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朱氏附録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无常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傳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幾音機

傳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一作位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

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上時掌反

傳絶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一作相應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

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傳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傳陽性上進風體飄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如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矣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傳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不通如是則凶也

一无而字

朱氏附録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别否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説得極好因舉字説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字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説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説一向恁麽去不知

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依稀地説豚魚吉這卦中它須見得有箇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須穿鑿

☳☶ 艮下震上

傳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爲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又陰

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葢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

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傳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

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
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
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本義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於
陽小者過也旣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正
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
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
體内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

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朱氏附録問小過飛鳥遺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曰看這象以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傳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爲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爲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

所以能亨也一作求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傳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

傳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

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爲義

本義以三四言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傳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當如
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
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
能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
宜順之義過之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
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爲過

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本義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以二五言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以三四言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以卦體言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傳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朱氏附録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飛

鳥遺之音也是髙處聲下來爲小過○君子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冝下之意○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小過者小者過而亨不知小者是指箇甚物事○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説獨立不懼小過只説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

初六飛鳥以凶

傳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

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一有則字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本義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傳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

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

適當臣道則无咎而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氏附録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陰然而陰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卻反回來六二上

面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傳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一作於君臣不可過不可過臣之分也

本義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傳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之所能爲而爲陰所忌惡故有一作所當過者在過防於

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三不及正故无必凶之病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爲下皆如是也

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傳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傳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

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隂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髙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隂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本義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依六

二爻例則當同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

朱氏附録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傳位不當故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九居四位不當

也居柔乃遇其冝也當隂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剥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本義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朱氏附録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爲上聲勿用永貞更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傳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朱氏附録密雲不雨大槩做不得事底意思○弋是俊壯底意卻只弋得這般物事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傳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本義已上太高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傳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

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朱氏附録疑弗遇過之皆當作弗過遇之猶言加意待之也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傳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一作矣

朱氏附録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

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則只是不能過防之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爲絶句意義更不可曉

䷾ 離下坎上

傳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爲卦

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一有未字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一无之時字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

朱氏附録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有那不好處又曰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猶自得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

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便只是不好去了又曰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傳既濟之時大者固一无固字已亨矣唯有小者一有未字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一有正字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爲既濟也

本義既濟亨小者亨也濟下疑脫小字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以卦體言

初吉柔得中也

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本義指六二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

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一无曰字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傳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鋭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一作吝）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乃至於咎也

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

如是則无咎矣

朱氏附録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

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

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

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

敢便涉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傳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

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息浪反茀方弗反

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賢尚怠於終况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

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勿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有爲字勸戒深矣

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傳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

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傳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

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誡豈淺見所能及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朱氏附録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證此爻之吉凶如此如箕子之

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憊蒲拜反

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一作殘民也

朱氏附録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曰言不可輕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朱氏附録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麤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麤不解如此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傳終日戒懼當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傳五中實孚也二虚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爲義東

鄰陽也謂五西鄰隂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

本義東陽西隂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

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朱氏附録問九五爻以言紂雖貴爲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薄祭卻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曰揚子雲云云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必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必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底不得便宜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

也

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爲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上六濡其首厲

傳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

待也

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傳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朱氏附録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葢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之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

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初九義无咎也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音斗九三換平聲僊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鄰之時又吉大來也來字音黎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爲朞

坎下
離上

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許訖反下同

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順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

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

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

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

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

濟无所利矣

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

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

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傳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本義指六五言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傳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

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朱氏附録未出中不獨是説九二爻通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傳其進鋭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朱氏附録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

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

不得矣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傳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

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

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

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程氏附録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

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誤

朱氏附録見張敬夫説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不能荅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説動了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傳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愼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初六濡其尾吝

傳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一无而字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

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
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
如此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傳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本義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
且闕之

朱氏附録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

或云當作拯字

九二曳其輪貞吉

傳在它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

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

一无上字

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得爲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氏附録坎有輪象所以訛輪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傳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本義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之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

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傳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一无險字以從應則利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无者字

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動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正則悔亡矣然以不正之資欲勉而正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傳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

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正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傳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本義暉者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傳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

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未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朱氏附録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无所用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傳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朱氏附録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

卲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取狐爲象上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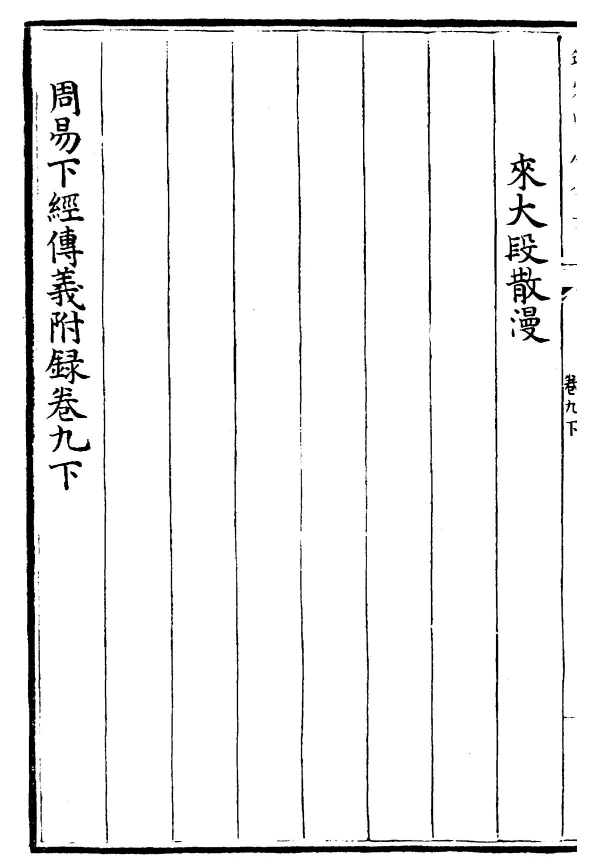
下象尾○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

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

四五已出乎險方好六又不好了○未濟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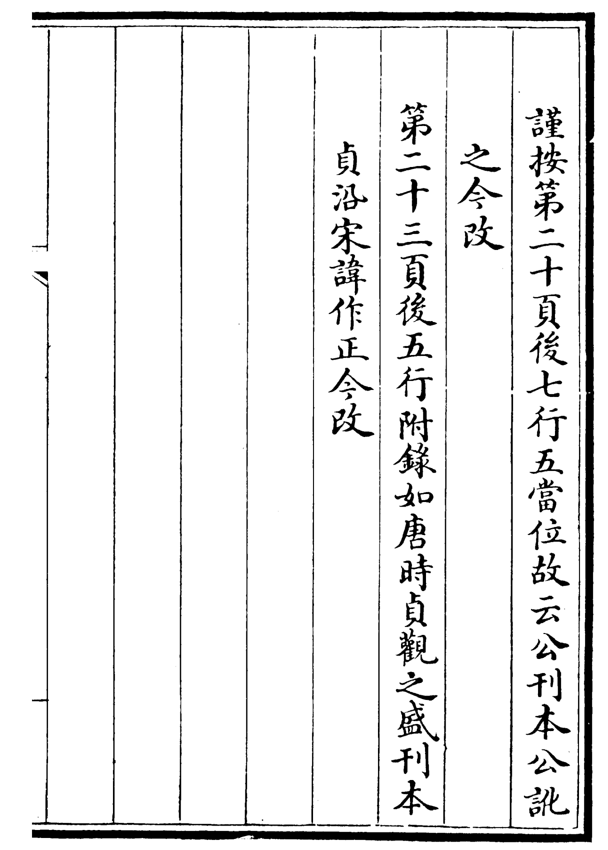
與上九有孚皆不可曉○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何如蓋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不可曉○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它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兩卦各自說濡首濡尾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

槩既濟是那日中衙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栫它它這箇說得疏到它密時盛水不漏到得疏時疏得无理會若只是要就名義上求它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它易底本意它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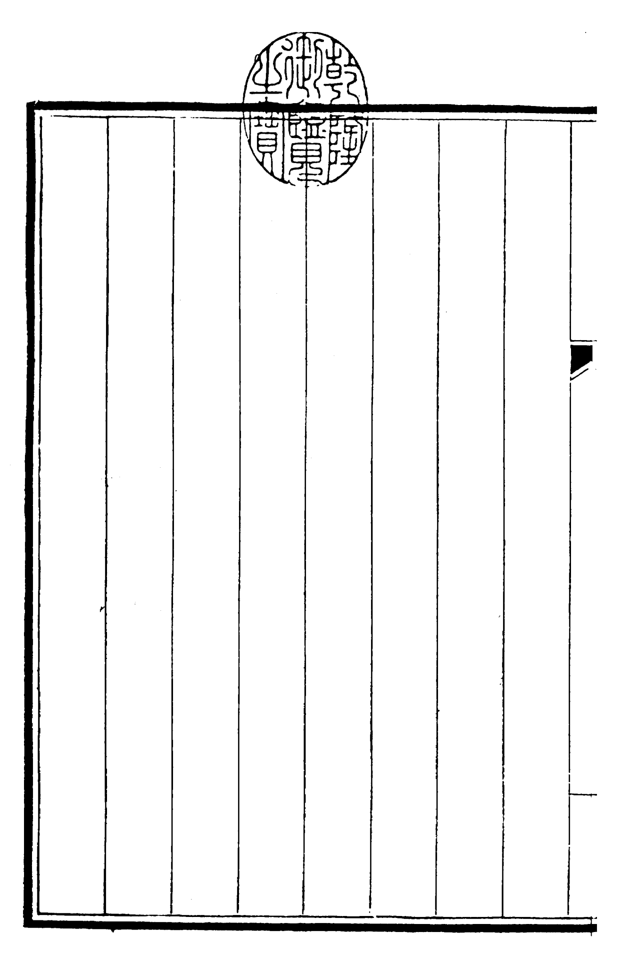
來大段散漫

周易下經傳義附録卷九下



謹按第二十頁後七行五當位故云公刊本公訛之令改

第二十三頁後五行附錄如唐時貞觀之盛刊本貞沿宋諱作正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左　詢